

魏
书

第二
八册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蹟遷祕書丞參著作事

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亶亶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

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并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
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
以爲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旣深敦樸情
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
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眾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
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
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
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
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
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
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
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

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旣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爲終善哉夫尙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

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誓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亾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亾亾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翼良成
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戮斬剿及夷
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
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疏秦哉由所
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
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
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
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傅漢
明非迺生之漸也尙或有稱而況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
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
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

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
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尙幼冲情
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
勤尙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
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
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
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
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
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
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
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
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

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飢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旣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帝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

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
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
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
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
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
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尙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
故十一月有射于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
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
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
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
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
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

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縶纆盤水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

令眾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曰裁天子曰予大夫
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
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
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
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尙不虧所
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
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
而同氣可其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
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恆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
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寔安榮位遊從
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寔是同體其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

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亾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

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醺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綬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

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
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蹟蹟遣其
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旣賜讌樂以
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
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
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
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
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閒可謂
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爲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
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暮可謂亾禮之禮
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
繪言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

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其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蹟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蹟惘然曰清都可介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蹟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爲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

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瑀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旣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敘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關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瞽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